

雨月潭

伍

蝴蝶交错着飞远，变得越来越小，慢慢融进夜色之中。

影子

[日] 芥川龙之介 著 千山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雨月潭伍

影子

「日」芥川龙之介 著

千山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神秘、压抑、迷惘和未知的恐怖构成了芥川龙之介笔下光怪陆离的怪谈世界，然而，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故事也深藏着人间的温情与爱意……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子 / (日)芥川龙之介著; 千山译.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雨月谭)

ISBN 978-7-302-40588-7

I. ①影… II. ①芥… ②千…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4770号

责任编辑: 纪海虹

装帧设计: 黄佳菁 胡 静

责任校对: 王凤芝

责任印制: 杨 艳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 × 210mm

印 张: 8.5

字 数: 183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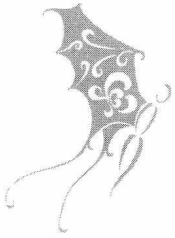
产品编号: 056666-01

目 录

奇闻	001
黑衣圣母	011
影子	019
奇特的重逢	037
火神阿耆尼	071
妖婆	085
魔术	125
两封信	137
春夜	153
孤独地狱	159
幻灯	165
洋人	171
午休	175
海边	181
海市蜃楼	193
死后	203
梦	211
凶兆	221
文艺杂话 饶舌	225
近期的幽灵	235
市村座的《四谷怪谈》.....	243
芥川怪谈随笔选摘	253



奇真



奇

聞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和老友村上漫步在银座大道。

“前段时间千枝子来信了，向你问好呢。”村上像是突然想到一样，将话题转到了现在住在佐世保的妹妹身上。

“千枝子身体还好吧？”

“嗯，这段时间一直很健康，不像那个时候。你也有所了解吧？她还在东京的时候，神经衰弱的程度相当严重呢。”

“我有所耳闻，不过那时候也不太了解到底是神经衰弱还是什么——”

“你还不清楚吧，那个时候的千枝子，真不知道是着了什么魔，让人以为她会哭的时候却突然笑起来，觉得她要笑了，却又开始说些奇怪的话。”

“奇怪的话？”

村上在回答我之前，推开了一家咖啡店的玻璃门，选了一张看得见马路的桌子，与我相对而坐。

“还没跟你说过吧？那些奇闻，也是她去佐世保之前才说给我听的。”

你也知道，千枝子的丈夫在“一战”的欧洲战场中，是被派往地中海方面的“A——”舰的军官。千枝子在留守的时候虽然来和我同住了一段时间，可是就在战争眼瞅着就要结束时，突然神经衰弱得越来越严重。要说引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她丈夫每周一次从未间断的来信突然中断了吧。要知道，千枝子那会儿可是刚刚结婚才半年，就那么和丈夫分开了，自然对于来信特别重视。可是那会儿我还对她毫不顾及地冷嘲热讽，现在想想真是做得太过分了。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某一天——对了，那天正好是纪元节^①，不知怎的，一大早就开始下起雨来，到了下午更是寒气逼人。可是千枝子却提出要到久违的镰仓去玩，她那个嫁给镰仓实业家做夫人的校友就住在那里。虽说是要去找她玩，可是在这潮湿的雨天里，实在没必要跑到那么偏远的镰仓去，一想到这儿，不仅是我，连我妻子也再三劝说她改日前往。可是，千枝子执意说，无论如何也要在那天去，就那么生着闷气，急匆匆地收拾了一下出去了。

“看情况当天是要在那边留宿了，可能要到隔天早上才能回来。”她这么说完就走了。只是没过多久，她就浑身湿淋淋，一脸苍白地回来了。问过才知道，她好像是一路冒雨从中央车站走回濠端车站的。你可能要问了，她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就引出了那件奇闻。

话说千枝子一到了中央车站，不，应该说在那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她在乘电车前往中央车站的途中，因为车厢坐

^① 纪元节是日本祝祭日中四大节（纪元节、四方节、天长节、明治节）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废除，其后改为日本建国纪念日，日期定于新历2月11日。

满了人，她就拉住吊环扶手站在那里。她说，就在那时，她透过眼前的车窗玻璃，隐约间竟望见了海。那个时候，电车刚开到神保町，要说看得到海，那怎么也讲不通啊。但是，她说在车窗外街道的间隙中，连海浪的波动也看得到，特别是雨水吹打到车窗上时，雾气弥漫的水平线也隐约可见。照她的说法来看，千枝子怕是从那个时候起就不太正常了。

然后，车到了中央车站，入口处的一个红帽脚夫突然向千枝子打了个招呼，还说了句：“您丈夫近来可好吧？”这已经够奇怪的了，但更诡异的是，千枝子对红帽脚夫的问题并未觉得有何不妥，而且她还回答了那红帽脚夫的话：“感谢关心，只是因为音信全无，这段时间究竟境况如何我也无从得知。”这么一说，那红帽脚夫就接话道：“那我替您去看望一下他吧。”说是去看望，可丈夫远在地中海，千枝子这时才开始觉得这个素昧平生的红帽脚夫的话不免太过蹊跷。可是就在她想着如何回应的时候，那红帽脚夫对她略施一礼，悄无声息地隐入人群之中。自那之后，千枝子无论如何搜寻，也再没看到过那个红帽脚夫的身影。不，与寻不见那个脚夫相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千枝子说连打过照面的红帽脚夫的相貌也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在遍寻不着那个红帽脚夫的同时，千枝子觉得自己看到的每一个红帽脚夫都像那个人，所以千枝子虽然找不到那个古怪的红帽脚夫，却总觉得他一定就在身边监视着自己。这么一来别说是去镰仓了，光是留在车站就让她觉得浑身不自在。于是，她急匆匆地连伞都没打，冒着大雨梦游般地逃出了车站。当然啦，千枝子的那些话也可以归咎于她的神经质，那个时候她不是还得了很严重的感冒吗？隔天开始，她整整三天持续高烧，还说了一堆好像在

跟丈夫对话似的胡话，像什么“老公，请原谅我”“为什么你还不回来”之类的。但是镰仓之行的后遗症影响深远，即使在大病痊愈后，只要一提到红帽脚夫这个话题，千枝子仍会像回到那天一样神情阴郁，言语间也会变得不安起来。而且为此还有过这样可笑的经历：因为看到某个水路货运行招牌上红帽脚夫的画像，她就放弃出行直接回家。

不过一个月后，她对那个红帽脚夫的恐惧心理也大致消退了，还曾和我妻子笑谈说：“嫂子，那个叫什么镜花的作家的小说里，不是有一个长着猫脸的红帽脚夫吗？我偶遇的那些古怪事，可能是因为读了那本小说后受到了影响吧。”可是三月的某一天，她又被红帽脚夫给吓到了，自那之后直到丈夫回来，千枝子是无论如何都绝不再去车站了。你出发去朝鲜的时候，那孩子没来送行，也是因为害怕那个红帽脚夫再出现。

三月的一天，她丈夫有个驻守美国两年的战友回国，千枝子为了迎接他，一早就出门了。你晓得的，那一带因为地处偏僻，即使在白天也很少有人经过。就在那条空荡荡的路边，有一辆卖风车的小货车好像被遗忘般地丢弃在那里。那天正好是一个大风的阴天，小货车上插着的五彩风车令人目眩地转动着。好像仅仅是看到这番景象，就足以让千枝子心生不安了。她不经意地看向往来的行人，却见到一个戴着红色帽子的男人背对着她蹲在那里。那自然应该是卖风车的人了，估计他是在抽烟吧。只是看到那顶红色的帽子后，千枝子顿时产生了某种预感，觉得如果去车站的话，又会遇到什么诡异的事情，以至于起了打道回府的念头。

不过，最后她还是去了车站，顺利地接到了人，接下来

也都再无异常。只是当丈夫的战友在前面随着人群准备迈过光线昏暗的检票口时，不知是谁在千枝子身后轻声道：“您丈夫的右手腕受伤了，因此才没能给您写信呢。”千枝子猛地回头看去，然而身后并没有红帽脚夫或是其他什么人，有的只是相熟的海军将校夫妇。这对夫妇自然没理由突然说起这种事。虽说这句话真是有些诡异，大概是因为没有看到红帽脚夫的踪影，千枝子也就放松了警惕，不再理会。她走出检票口，便和其他旅客一起，在站台目送丈夫的战友搭车离开。这时候，从她身后再次传来清晰的搭话声：“夫人，您丈夫可能下月中旬就回来了呢。”千枝子再次四下张望，在身后送行的男男女女中确实没有红帽脚夫。虽然身后并没有，在她面前却有两个脚夫正在往车上装行李。不知怎的，其中一个在路边看着千枝子，还咧嘴笑了一下。千枝子在看到那一幕的瞬间，仿佛是看到四周的行人都静止了，唰地变了脸色。可是当她沉下心来想再仔细查看时，刚才清楚看到的两个红帽脚夫，此时却只剩下一人在那整理行李了，而且剩下的那人与方才冲自己笑的分明不是同一个。要问她这次是否记住了那个冲自己笑的红帽脚夫的脸，她记忆里依然是一片模糊。无论怎么努力回想，能想起来的也只是那人头上戴着红色的帽子，五官却早已模糊了。这是从千枝子嘴里说出来的第二件奇闻。

又过了一个月，你就奔赴朝鲜去了。我记得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她丈夫真的回来了，而且右手腕还真的受了伤，所以红帽脚夫的说法也与事实不可思议地吻合。我妻子和当时的一些人还笑她说：“千枝子是太过思念夫君，所以才有此心灵感应的吧？”又过了半个多月，千枝子夫妇就前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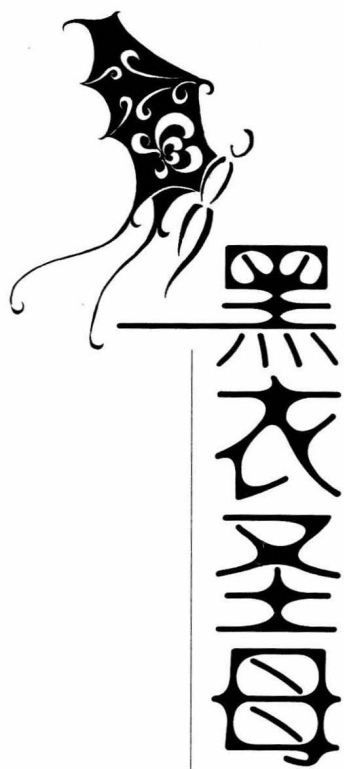
丈夫任职的佐世保去了。大概就是将到未到的时候，我接到了她的信，信上令人吃惊地写了她的第三件奇闻。内容是说，千枝子夫妇离开中央车站的时候，替他们搬运行李的红帽脚夫突然靠近了已经开动的火车车窗，像是要打招呼般探过脸来。仅仅是扫了一眼那人的长相，就让千枝子的丈夫变了脸色，似乎半是难以启齿地道出了实情。她丈夫的舰队靠岸马赛的时候，他和几个战友一起去了一家咖啡厅。突然，一个红帽脚夫打扮的日本人走到他们桌旁，自来熟地打听起他的近况。在马赛的大街上，有个日本的红帽脚夫在闲晃，自然是没有道理。但是她丈夫也不知怎的，居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还说了自己右腕负伤以及归期将至的事。期间，一个喝醉的同事把干邑葡萄酒杯碰倒了。他受惊环顾四周的时候，那个红帽脚夫不知何时已经从咖啡馆里消失了。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物——时至今日他回想起来，虽然当时眼睛看得很清楚，却还是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甚至连同事们对这个红帽脚夫出现的事情，也表现得好像根本没注意到一样，所以后来他就没再打算跟别人说起这件事。但是回到日本后，千枝子却说已经遇见过两次奇怪的红帽脚夫。那么在马赛遇见的，要说也是这个红帽脚夫吧？不过，这也太过奇怪，太过想入非非了。另外，他也怕被人嘲笑在荣誉远征途中净想着老婆的事情，于是一直保持沉默至今。但是，看到刚刚那个探出头来的红帽脚夫，跟马赛咖啡馆内的男人长得竟然分毫不差——她丈夫说完这些，久久不能言语。随后又不安地低声道：“但这不是很奇怪吗？虽说相似到连眉毛都不曾有出入，我却回忆不出那个红帽脚夫的长相。只是在隔着窗子看见那张脸的瞬间，觉得就是那个家伙……”

村上说到这里，有三四个貌似他朋友的人进了咖啡馆，走近我们桌边，连声向他打着招呼。我站起身。

“那么我先失陪了。我回朝鲜前会再来拜访你的。”

我走出咖啡馆，不觉长长吐出一口气。三年前，千枝子两次打破约定，没来中央车站和我私会，只简单地写信解释说要做一个贞洁贤淑的妻子，直到今晚我才第一次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大正九年（1920）十二月





黑衣聖母

“于此涕泣之谷，哀涟叹尔。祈我等之主保，聊以回目、怜视我众……其宽哉，仁哉，甘哉，卒世童贞玛利亚^①。”

——Credo^②

“你觉得如何？看这个。”田代君一边说着，一边将一尊玛利亚观音像放在桌上展示。

所谓玛利亚观音像，就是查禁天主教时期，天主教徒们经常用来替代圣母玛利亚参拜的观音像，多为白色瓷雕。但是这次田代君展示给我的玛利亚观音像，是即使在博物馆的陈列室，或是顶级收藏家的藏品中也不曾出现过的。首先，这尊一尺高的立像，除了面部，其余地方完全由黑檀木雕刻而成。不仅如此，雕像颈项上十字架形的璎珞颈饰也是由黄金和青贝镶嵌的，做工极其精巧。圣母的面部由精美的象牙雕刻而成，只在唇上添加一抹如珊瑚般的朱红色。

① 此处原为葡萄牙语，原文是 Virgen Santa Maria。

② Credo，拉丁语，意思是基督教的信条，但是此处的引用应为《圣母颂》里的《万福玛利亚》的一节，此处为芥川的误引。